



白鹭成双
BAILU
CHENGSHUANG

盛世 皇后

鸳鸯成双

SHENGSHI
HUANGHOU



机灵古怪的**杜家大小姐**杠上腹黑强势的御前侍卫
为了各自的心上人，两人组成“拆婚联盟”！

结果拆婚不成，
还跟联盟搭档
产生了感情……

“你怎么想到带我回家啊？”
“就当给自个儿积德了。”

超人气作者**白鹭成双**再创佳作，《盛世皇后》姐妹篇欢喜来袭！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盛

白鸞成双

BAILU
CHENGSHUANG

世

皇后

鴛鴦成双

SHENGSHI
HUANGHOU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盛世皇后·鸳鸯成双 / 白鹭成双著.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5518-1693-9

I. ①盛… II. ①白…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88605号

盛世皇后·鸳鸯成双

白鹭成双 著

出品 大周互娱
总策划 周政
总监制 杨翔森 曾筱佳
编辑总监 调调 小狸
责任编辑 韩星
特约编辑 张靓 罗频倩
封面设计 刘春瑶
版式设计 李映龙
封面绘制 随随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社址 西安市北大街147号
电话 (029) 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开本 920mm×1280mm 1/32
印张 9.5
字数 341千字
版次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18-1693-9
定 价 34.80元

网 址 <http://www.sqcbs.cn>



[鹿小姐书系]

目录

CONTENTS

第7章	第6章	第5章	第4章	第3章	第2章	第1章
参加武试	一起捉奸	是自己人	文武夫妻	洞房花烛	结为夫妇	抢婚大战
.....
137	116	094	072	048	025	001



目录

CONTENTS

第14章	第13章	第12章	第11章	第10章	第9章	第8章
因祸得福	两全其美	任千机使	怒回娘家	新官上任	官场变故	中武状元
.....
279	260	239	222	204	185	159





第1章 抢婚大战

“站住！别跑！”

呵斥声由远及近，饶是魏羡渊的武功再好，抱着个巨大的累赘，也有点跑不动了。偏生怀里的人还不老实，一只手勾着他的脖子，一只手往前头指：“那边！”

那边个什么啊！额角的青筋暴起，魏羡渊咬牙低喝：“你为什么不自己下来跑？！”

杜未央眨巴着一双无辜的眼睛，娇滴滴地道：“人家是弱女子啊！”

“我呸！”半点风度都不要了，魏羡渊狠狠地捏着她的骨头，“就没见过你这么能惹事的弱女子！”

“彼此彼此啊。”扫了一眼后头的追兵，却看见弓弩统统对准了魏羡渊的背心，杜未央倒吸一口凉气，连忙喊，“小心暗箭！”

“嗖——”话音刚落，带着寒光的箭头就直冲他们而来！

杜未央吓得闭上了眼，魏羡渊咬牙，看了一眼不远处的院墙，飞身避过箭头，拐进旁边的巷子，暂时离开追兵的视线，抡起杜未央就往院墙里头一扔！

“砰！”杜未央摔了个七荤八素，疼得龇牙咧嘴的她都捂着嘴没敢吭声，



抬头却见魏羡渊潇洒地越过墙头来，稳稳当当地落在她的身旁。

杜未央龇了龇牙，很想咬他一口，奈何两人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压根没有内讧的余力。

“跟我来！”

追兵的脚步声已经到了墙外，魏羡渊也没犹豫，跟着她七拐八拐地在黑暗里穿梭，没一会儿就进了间屋子。

“你怎么这么熟悉这儿啊？跟回自己家似的。”瞧着暂时安全了，魏羡渊打趣了一句。

伸手点了桌上的灯，杜未央翻了个白眼：“这就是我家。”

灯一亮，魏羡渊环顾四周，脸色顿变。

挂着红罗帐的闺房，四周挂的却不是香墨书画，而是各式铁链刑具，阴冷之气扑面而来，席卷全身。

轻吸一口凉气，魏羡渊终于得空正眼看了看面前的女子。

好生灵秀的姑娘！巴掌大的白玉脸，小巧的琼脂鼻。眼含清灵雨露，眉染朦胧霜华，波光流转，点染含光。她穿着一身黑衣所以看不出身段，可个子是当真不高，堪堪到他胸口，一头乌发绾成了两个团子，顶在脑袋，还系了两条暗色的缎带，瞧着倒是挺可爱的。

只是，那眼珠子滴溜溜乱转的杏眼，透着十二分的不老实。

“杜家大小姐？”

“嗯？”被认出来的杜未央喘着粗气趴在桌上，“魏公子好眼力啊。”

没好气地扫一眼四周，魏羡渊道：“杜家的宅院，喜好又如此古怪，除了杜家未央，也没别人了。”

只是没想到，杜家的小姐，竟然也有胆子毁公主的拜堂之礼。

杜未央正要笑，冷不防就听见外头传来的怒喝声：“我说没刺客，就是没刺客！你们连官邸都敢搜不成？”

浑身一个激灵，杜未央二话不说，一把就将魏羡渊推进了床帐。

“喂！”魏羡渊皱眉，“你一个女儿家……”

“闭嘴！”拉下罗帐，杜未央比了个抹脖子的手势，瞪了他一眼，然后立马扭开旁边的机关。

房门猛地被推开，外头的追兵气势汹汹：“公主府上遇刺，刺客逃至此处便没了踪迹，我们奉旨拿人，还请杜大人体谅！”

话音刚落，一群人冲了进来，瞬间挤满了整个房间，眼尖地瞧见那床帐，立马跑过去猛地一拉。

锦缎玉床，被子叠得整齐，一阵风吹过来，卷着一股子女儿家的暖香，从空荡荡的床上吹到大开的门口。

“仔细搜！”失望地挥开罗帐，宣威将军魏青锋一挥，其余的人整齐地应“是”，然后四散开去。

“魏将军。”杜清明气得脸都绿了，“老夫好歹是当朝刑部尚书，正二品的官职，您这般不顾杜家体面，要是没个由头，可别怪老夫翻脸！”

“杜大人见谅。”魏青锋拱手道，“方才公主府上出了大事，全京城都已戒严。”

一听这话，杜清明冷静了点，皱眉问：“出什么事了？”

“祁玉大婚，圣驾亲临公主府，不想却有贼人欲行刺公主和圣上。幸好禁军救驾及时，没让贼人得逞。只是，陛下大怒，已经下旨追捕刺客，我也只是奉命行事。”

谁吃了熊心豹子胆，敢行刺公主和圣上啊？杜清明挥袖：“如此，那老夫也不能妨碍魏将军，只是这儿到底是小女的闺房，若是一炷香之后，各位没找到什么人，就请……”

“我明白。”魏青锋点头，“只是，敢问大人，杜小姐在何处？”

杜清明一愣，转头看向旁边沉默了许久的丫鬟：“胭脂，你家小姐呢？”

“回老爷，小姐今日心情不好，去后院赏月了。”

后院？墙壁暗道里的魏羡渊听得眉头直皱，这丫鬟怎么谎都不会撒！后院离这儿那么远，门又被堵着，万一魏老头想去后院看看怎么办！

他刚这么想，就听见外头有人说道：“若是贵府小姐当真在后院，便能排除行刺之嫌，既然都来了，老夫还是去看一眼吧。”

倒吸一口凉气，魏羡渊狠狠地捏了捏杜未央的手腕。

要死在这里了！

杜未央闷哼一声，没好气地挣脱他，伸手就开始脱衣裳。

“杜小姐，”魏羡渊脸色很难看，“你做什么？”

“什么做什么？”杜未央莫名其妙地回头瞪了他一眼，起身就往后走，边走边脱，“你知道刺杀皇帝是多大的罪吗？一旦被人抓回去，甭管你我是谁，都得人头落地！”

“这个我知道。”魏羡渊咬牙，“可你好歹是个姑娘家！”

“死到临头了你还在意这个啊？这黑灯瞎火的，你能不能装作没看见？”

杜未央跺脚，“穿这身衣裳去赏月，不是找死吗！”

说着，她一把脱了外裳，顺手打开暗道拐角处放着的箱子，就地更衣。

魏姜渊：“……”

他见过豪放的人，没见过这么豪放的女人，她是不是不知道习武之人多能夜视啊？她竟然就这么在他面前……也亏得是他，换成其他人，指不定怎般轻薄！

不过等等，这暗道后头，怎么还有这么长的路啊？

魏青锋带人直冲后院，心里隐约是有些怀疑杜家的，可是总得有个证据才能定罪，所以他追得很紧，绝不给人任何掩饰的机会！只要人不在后院……

“父亲？”

静谧的后院被兵器磕碰之声惊扰，石桌边坐着的女子受惊回头，秀气的脸蛋上满是不解：“这是怎么了？这么吵。”

魏青锋一愣，皱着眉头走近了几步。

红鲤上袄，青红鲤下襦，缦了白兔毛边儿的红绣褙子自肩拢腰，红色的绸带儿在腰上系了个同心结，杜未央穿得活泼可爱，脸上犹带着泪痕。看着他过来，她有些害怕地起身：“这位是？”

“这是魏将军，来抓刺客的。”杜清明不悦地道，“看起来是对我杜府颇有怀疑，为父也就没拦着，让将军好生查看，眼见为实，也好当个证人，证明你是无辜的。”

“刺客？”茫然地看了他们一眼，杜未央垂眸，“那将军慢慢找吧，小女就先回房了。”

“杜小姐，”魏青锋眯眼，拦住她，“你今日一直在府里没出去过？”

“是啊。”停住步子，杜未央抬袖掩唇，满脸苦笑，“这样的日子，小女出去做什么？”

全京城都知道她对顾秦淮有些意思，今日却是顾秦淮当驸马的日子，她出去，不是给自己找不痛快吗？

魏青锋脸色稍缓，道：“如此，那小姐也就逃过一劫了。”

的确是逃过一劫，看这架势，皇帝是找不出刺客不罢休，也就是说，今晚不在公主府也不在自家府邸的人，若是说不清去处，那就倒大霉了。

杜未央神色不动，屈膝行礼：“辛苦将军了。”

“留步。”抓不到把柄，魏青锋也不耽误，带着人就继续去搜查别处。杜清明跟着出去看情况，挥手示意她回房去歇着。

等那一长串儿的禁军都撤了个干净，杜未央才长出一口气，拍了拍心口道：“没事了。”

“你没事了，我呢？”背后冷不防响起的声音，吓得她一个趔趄！

杜未央转头一看，魏羡渊正居高临下地看着她，神色莫测，周身的气息都不太友好。

“嘿嘿嘿。”杜未央给了他一个活泼可爱的笑容。

“没用。”一巴掌盖上去，魏羡渊眯眼，“人命关天，今晚要不是杜小姐，在下也未必会成为‘刺客’，还请杜小姐给个交代。”

拿开他的手，杜未央撇嘴：“我只是不想让那婚事成了，谁知道会出这么多乱子啊？”

本来吧，她跟顾秦淮相识三年了，以为是郎有情妾有意，谁知道他转头竟然就要去当驸马，一句解释都不给她！那怎么成啊？眼睁睁看着不是她杜未央的作风，所以她就往礼堂里扔了烟熏弹——自制的，不伤人，但是能把那些个红彤彤的绸缎啊喜服啊全给熏黑喽！为的就是阻止这场婚事，给她和顾秦淮留个余地。

结果谁知道，想搅黄这桩婚事的不止她一个，烟熏弹一出，魏羡渊竟然蒙头遮面地去抢公主了，武功之高，越过一群禁军竟然都无人察觉，直到皇帝大喊一声：“放朕下来！”

想到这里，杜未央还忍不住摇头：“魏公子实在是厉害！”

“你还好意思说？！”魏羡渊这叫一个气啊，“要不是你那烟熏弹，我至于睁不开眼抢错人成了刺客吗？”

要是今日公主府只是有人放了烟熏弹，那不是什么大事情，顶多当成恶作剧，让禁军负守卫不严之责。要是只是有人来抢公主，那也不是什么大事情，毕竟祁玉公主的爱慕者甚多，情理之中。

可是，当这两件事同时发生，并且有人企图在公主的婚事上掳走皇帝，那事情就大了！足以让禁军封城，一寸土一寸土地翻，将刺客抓出来凌迟处死！

杜未央眨了眨眼，看了看面前这该被凌迟处死的“刺客”，很无辜地问：“那该怎么办啊？”

“怎么办？”魏羡渊冷笑，指着外头道，“全城封锁，挨家挨户盘查，我现在出去也回不了将军府！但是待在这里，魏青锋回家找不着我，我还是得死！”

“所以……”杜未央问，“需要我明年给你烧纸钱吗？”

魏羡渊深吸一口气，朝她微微一笑，伸手就开始脱衣服。

“喂？”杜未央吓了一跳，伸手捂着眼睛，然后从指缝看着他，“你干吗啊？”

“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人，你想先上岸？没门！”脱了黑衣塞回暗道里，魏

姜渊伸手扯开自己的衣襟，揉乱了头发，然后仰天就号了一嗓子！

带着内力的声音穿透宅院，成功留住了即将跨出杜府大门的魏青锋的步伐。

“你疯了？！”杜未央瞪眼，“要死也别带上我啊！”

低头半闭了眼睨着她，魏姜渊露出了个阴险的笑容：“放心，我是为了咱俩都能活。”

活是能活，也看怎么个活法儿吧？杜未央的脸上五颜六色都过了一遍，咬牙切齿地道：“你这是想毁我清白！”

“命重要还是清白重要？”魏姜渊问。

“废话，那肯定是命重要！”杜未央气得笑了，“可我的清白，肯定比你的命重要啊！”

听听！什么叫自私自利，什么叫背信弃义！这小丫头转眼就不记得刚刚自己带她逃跑的恩情了，为了保她清白，不惜让他一个人去死？

魏姜渊表情沉痛地摇头：“你这样不仁，那就别怪我不义了。”

“你想干什么？”杜未央慌了，“别胡来！”

方才远去的脚步声已经重新到了后院门口，魏姜渊勾唇一笑，深深地看了她一眼，然后扭头就往月门的方向跑，以一种碰瓷的姿势，猛地撞上折回来的魏大将军！

“什么人？”魏青锋反应极快，捏起长刀拦腰一挥！

魏姜渊轻巧躲开，跳到众人面前站定，微微一笑，拱手道：“在下魏姜渊。”

这个名字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啊？杜清明皱眉，上下打量他几眼，转头看向魏青锋：“倒是巧了，这人竟然跟贵府公子同名同姓？”

魏青锋沉默，一双虎眼瞪着面前的人许久，手渐渐发抖，越抖越厉害，最后直接举起刀往他的脑门上劈下去：“孽畜！你在这里做什么？！”

“父亲息怒！”魏姜渊抬头，伸手夹住刀刃，衣襟随着这动作敞得更开，露出结实的麦色胸膛。

众人纷纷往后小退半步，看看他，再看看后头那面无人色的杜家小姐，不约而同地露出了暧昧的表情。

月黑风高，孤男寡女衣衫不整的，还能做什么啊？

杜清明的脸都绿了，众目睽睽之下，这两人要是当真有什么苟且，那他杜家的名声还要不要了？

看着众人的神情，杜未央暗道一句糟糕，眼珠子一转，立马大喝：“哼！

哪里来的刺客！”

阿弥陀佛，老天爷作证啊，她不是非要害人，只是刚刚都说了嘛，她的清白肯定比他的性命重要，真让他把这帽子给她扣上了，那她还活不活了？

一听“刺客”二字，杜清明反应极快，跟着便竖眉道：“魏将军，此人不是我府上的，您要抓的刺客，多半是他！”

瞧瞧，什么叫人性本恶，什么叫有其父必有其女！魏羡渊啧啧着，摇了摇头，满脸看透人性的沧桑。这父女俩二话不说就要推他去死，那他还给他们留什么面子啊？

念及此，他嗤笑一声，吊儿郎当地往月门上一靠，睨着杜未央道：“方才还同我缠绵，转眼却说我是刺客，杜小姐，你当魏将军是那般好糊弄的吗？”

同生共死的小船翻了，杜未央深深地看了魏羡渊一眼，然后扭头义正词严地道：“魏将军当然不好糊弄，所以一看就知道了——只有魏公子的衣裳是乱的，小女的衣裳可是穿得好好的，何来缠绵一说？”

真缠绵了，要乱也得一起乱啊！

围观群众纷纷点头，这话很有道理！

魏羡渊轻笑，镇定自若地拢了拢自己的衣裳：“这到底是杜府的地盘，你穿衣裳肯定比我快，我的外袍都不知道被你扔去了哪里，要不魏将军让人找找？”

他外裳分明是他自己脱了塞在了暗道里！杜未央捏拳，暗道不能让人发现，否则她就脱不了干系。魏羡渊这摆明是在威胁她！

“杜小姐在意名节的心情，在下可以理解。”瞧着那小脸气得圆鼓鼓的，魏羡渊笑得更是得意，“可在下也不能背刺客的黑锅，所以，咱们不如实话实说了吧——今晚，我是应杜小姐相邀，过来陪她的，一直在杜府，未曾离开，彼此都可以作证。”

“魏公子可有证据？”不明情况的杜清明很气愤，“休得空口白话地污蔑小女！”

瞧着魏羡渊要开口，杜未央瞳孔微缩，大步冲至他面前，伸手就想堵住他的嘴！

然而，她这种手无缚鸡之力的小鸡崽子，压根不是武功高强的大尾巴狼的对手，本来是气势汹汹的动作，被魏羡渊伸手一接，就变成了原地一个漂亮的旋转，然后她整个人都倒进了人家怀里，被抱得死紧。

这女子众目睽睽之下还投怀送抱？围观群众纷纷惊叹出声，对这种恬不知耻的行为报以热烈的掌声！

“要证据很简单。”

“你……”眼眶都红了，杜未央还想伸手拦他。

捏住她的爪子，魏羡渊低头，眼里恶意满满，表情却是温柔怜惜的，薄薄的嘴唇上下一分，吐出暧昧缱绻的话语：“今日她穿的是青蓝色的肚兜，上头绣的是海浪山峦，当真是波澜壮阔，山势高耸。”

波澜壮阔，山势高耸！

十月的寒风凛冽，吹过杜未央死灰一般的脸，卷起魏羡渊吐出的这两句话，连带着传说中那青蓝色的肚兜，穿透了无边的黑夜，传遍了整个京城的黎明。

“哎，听说了吗？昨儿杜家小姐和魏家公子私下苟且被抓啦！”

“听说了听说了！说是捉奸在床，在场的人都看见了杜家小姐那青蓝色的肚兜！”

“何止是肚兜啊，该看的都被看啦！知道情况的人出来都说是什么高耸……”

“山势高耸！还有个波澜壮阔呢！”

“对对对！哎！这可是天大的丑事，身子都被人看光了，那杜家小姐还怎么嫁人啊？”

流言四起，议论纷纷。杜府外头一早就被人围得水泄不通，热心百姓很关心此事的进展，见府里没什么反应，还朝里头扔了大量石头和臭鸡蛋表示慰问。

看着外头乱砸的鸡蛋石头和尖叫慌张的丫鬟家奴，魏羡渊的眼里有一丝丝的愧疚，他伸手摸着鼻尖，含含糊糊地道：“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

杜未央坐在妆台前没吭声。

“那两个老头已经去正厅两个时辰了，为什么还不回来？”魏羡渊干笑两声，接着嘀咕。

杜未央还是没吭声。

瞧着气氛不太对劲，魏大公子也不是个会吃闷亏的主儿，眼珠子一转，踮起脚就往门口走：“既然没什么事，那在下就……”

“站住！”魏大公子话音没落，就听得一声冷喝，杜未央一巴掌拍在胭脂盒上，暗处“嗖”地飞出倒刺的箭头，直朝他面门射来！

魏羡渊瞳孔微缩，反应极快，一个潇洒的侧翻，眼睁睁看着那箭头从离他身子半寸的地方擦过去，扎进门框里，深没三寸。

竟然朝他放冷箭？魏羡渊有点难以置信地看了看杜未央：“你疯了？”

缓缓回头，杜未央白瓷一般的脸蛋上挂着乌黑的眼圈，眼神看起来阴冷恐怖：“我疯了也是拜你魏大公子所赐！”

“咱们讲道理啊。”魏羡渊皱眉，“昨晚的情况你也清楚，我也是为了活命，别无选择。”

好一个别无选择！杜未央起身，狠狠一脚踩上暗板，咬牙切齿地道：“你明明有很多选择，可以说是迷路了，可以说是过来陪我赏月，为什么偏偏要毁我清白！”

暗板一沉，闪着寒光的梅花钉卷着她话里的怒气，倏地从暗处打出，直袭魏羡渊全身！

这机巧设计得妙，射出来的梅花钉疏而不漏，快慢不一，不管往哪边躲都会中招。魏羡渊倒吸一口凉气，当机立断，扯下旁边的纱帘就是一挥！

十八枚梅花钉，有十七枚被他卷在了纱帘里，剩下一枚钉在他的肩头，血跟小溪似的欢快地往下奔腾。

杜未央冷哼：“传闻里武功盖世的魏公子，也不过如此。”

魏羡渊只觉又好气又好笑，伸手就拔了那梅花钉扔在地上：“武功再强，暗器难防。杜小姐要是消气了，不妨听在下一言。”

“没消气！”

“那也听我说！”

“不听！”

杜未央气鼓鼓的，伸手又拧了下桌上放着的茶壶，房梁上的钉板“啷”的一声就砸了下来！

魏羡渊险险躲过，哭笑不得：“你这是闺房还是刑部大牢啊？”

“都一样。”反手一扯墙上的铁链，杜未央骄傲地扬了扬下巴，“反正刑部大牢里的刑具也都是我做的。”

魏羡渊：“……”

地砖“锵”的一声滑开三尺见方的空洞，一个没防备他就掉了下去，手撑着地砖边缘往下一看，嚯，竟然是个地牢。

杜未央走到了空洞旁，绣着红鲤的绸鞋轻巧地踩在他的手指上方。

“你想做什么？”

“做什么？”俯视着他，杜未央笑了笑，“做了你啊！”

瞧着机灵可爱的小姑娘，心怎么就这么狠呢？魏羡渊摇了摇头，手上一用力，赶在她脚踩下来之前腾空而起，跃出了地牢口。

“你这些东西，对付谁都可以，对我还差了点。”

杜未央吓得后退两步，看了看他肩上的血窟窿，瞪着一双杏眼问：“你不痛啊？”

“痛肯定是痛，但还能用力。”侧头瞧了瞧，血流得有点多了，魏羡渊皱眉，“不过你倒是先给我包扎一下，不然我死了，你多半要守寡。”

守……守啥？杜未央愣怔了片刻，等反应过来，脸都绿了，二话不说，伸手就拉着隔断上的玉钩一扯！

“轰——”一声炮响，整个杜府都抖了抖。

一瞬间，所有家奴丫鬟都跑出来了，在正厅里议事的杜清明和魏青锋也冲了出来，跑到千机院，推开门就问：“出什么事了？”

浓烟缓缓散开，众人定睛一看，嚯，好端端的庭院，硬是被炸出了一个焦黑大坑！

“杜未央！”杜清明怒了，“你搞什么鬼！”

跨出房门，杜未央没好气地道：“我失手碰着炸药机关了。”

“你这真是……魏公子没事吧？”

“无妨。”烟雾里站着的人应了一声，没走过去，只侧着身子微笑道，“这东西威力大，就是准头不太好。”

杜未央一脸虚心受教的表情，点头：“我下次一定弄准点。”炸不死你！

“罢了罢了，你们先听着。”杜清明抿唇，看了一眼还在飞臭鸡蛋的院墙，“现在的情况不容乐观，我和魏将军商议了一宿，终于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什么办法？”

相互看了一眼，杜清明和魏青锋异口同声地道：“你们成亲！”

“咚！”杜未央一个没站稳，直接摔进了刚刚自己炸出来的坑里。

远处的魏羡渊看不见脸色，声音听起来倒不是很意外，只试探性地问了一句：“要是我不想成呢？”

“不想成没有关系。”魏青锋面无表情，“大不了我将你从魏家族谱除名，算是对杜家有个交代。”

坑里的杜未央爬起来，恼恨地问：“那要是我不想成呢？”

“也没有关系。”杜清明冷眼看了看外头，“大不了我将你赶出去，让你自己去收拾那烂摊子。”

外头的臭鸡蛋像是配合这话似的，猛地砸落在了她面前的地上，溅了她满脸的蛋清。

杜未央眼眶红了，满腔愤怒无处宣泄，起身就从庭院的石阶下头抽出一把长剑：“我杀了你！”

正好奇她想杀谁呢，冷不防就见那长剑冲自己来了，魏羡渊哭笑不得，伸手抵住她的手腕：“你没这本事，就别闹腾了。”

说完，他冷静地扭头朝那边的魏青锋和杜清明道：“事情来得有点突然，可否给我们点时间商议？”

还商议呢？看着杜未央那满脸的杀气，杜清明略为担忧地道：“小女自幼喜欢摆弄机巧，屋子里更是机关密布，眼下她正在气头上，魏公子……”

“无妨。”魏羡渊一笑，低头看向杜未央，“杜小姐也是讲道理的人。”

再说，能用的机关应该都用完了。

杜未央龇牙，头上的缎带都要倒竖起来了，要不是手还被她捏着，这一剑说什么也要往他脑门上砍！

像是知道她的想法似的，魏羡渊压根没松手，平静地等着长辈们点头。

“罢了罢了，年轻人的事情，也只有年轻人才能劝。”杜清明叹息道，“有劳魏公子了，老夫和魏将军在侧堂等着，有什么问题，只管喊一声。”

魏青锋不太放心地看了魏羡渊一眼：“别胡来。”

“我知道分寸。”颌首应下，魏羡渊拽着杜未央就回了主屋。

“你休想让我嫁给你！”关上门，杜未央扔了长剑就叉着腰，双颊鼓鼓的，道，“说什么也休想！”

“杜小姐。”魏羡渊心平气和地在桌边坐下，眼含讥诮地看着她，“你以为我很想娶你？”

杜未央不确定地看了他两眼，哼哼唧唧地在桌边坐下：“你什么意思？”

“落得今日这样的境地，虽非我本意，但到底是我造成的，所以我得为杜小姐的名誉着想，给你一个名分。”捂了捂肩上的伤，魏羡渊皱眉，“但是，你心有所属，我另有所爱，你我都不想成亲，不如就做笔买卖。”

一听这话，杜未央眼珠子转了转，反应过来了。

这一切的一切，不都是因为萧祁玉和顾秦淮的婚事吗？她不想顾秦淮成亲，魏羡渊自然也不想萧祁玉成亲，两人虽然是各有所图，却恰好殊途同归——只要齐心协力，说不定就能各自抱得爱人归呢？

念及此，杜未央立马就换了副嘴脸，双手捧着脸，眨巴着杏眼看着魏羡渊问：“你想怎么做这笔买卖啊？”

“很简单，你摆脱困境需要我，我抢回公主需要你。”他道，“先答应他们的条件，恢复自由身，与外头的人见上一面再说。”